# 三國志

一八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爲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也豈可令偏積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

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
會策將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
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
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鎭丹楊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
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
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

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晥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

昭共掌衆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

周瑜

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闇同故能

共成大勳㸃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

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淩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䟽曰劉備以梟雄之姿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
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
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
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

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
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閒莫與
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閒
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
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
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閒中州之士
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
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
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
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
都揚國威德華夏是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
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
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
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
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没而未久而其子
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

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

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
死瑜凡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
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
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
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
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傳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
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
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

甚得鄉邑懽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

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

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
勢當其歷數終搆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
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
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
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
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
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
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

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摸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

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

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

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揔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与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

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作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内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

沙羨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會語諸將疑恐有不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以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自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自力破

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荅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

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焉

呂蒙傳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

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賖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

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乆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

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

呂蒙

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
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晥田鄉數為邊寇
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
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
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
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晥大開稻田又令
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晥田肥美

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急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

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

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酆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
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
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
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
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
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
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扞

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
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
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
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
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
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
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
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
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

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

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
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
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
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䑯中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

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与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

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將軍官屬幷南郡盧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

府藏勑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
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毋陳大事常口占
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
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
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
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
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
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
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

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秉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荊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

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
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 程普傳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

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
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
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
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
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
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
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
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
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

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 黃蓋傳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

有寇難之縣輙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
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
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
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糺擿謬
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吿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
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
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
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

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毎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吴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吴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声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声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

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 韓當傳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契闊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

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内懷懼

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劫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 蔣欽傳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

長討平盜賊還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
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
越中郎將以涇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黟賊欽
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
須督後召還都拜右護軍典領辭訟權甞入
其堂内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
約即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
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甞討豫章賊蕪湖令徐
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

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毎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 周泰傳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

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鞌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晥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

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勑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

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
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
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傳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
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
拜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
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
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
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

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黄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

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
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
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
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
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卒皆愛附樂爲用命
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
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
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
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

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輙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

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

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遽等爲亂攻没城郭屬縣揺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

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

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

别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

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

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傳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猛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髙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黄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

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淩統步
騭將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輙破虎等望見旌旗
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
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
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
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
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
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
紲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

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 甘寧傳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先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

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託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並共薦達孫權加異

同於舊臣甯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
爲簒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
之西勢也甯已觀劉表慮旣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
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
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
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
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
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甯

甘甯

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
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
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
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
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
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
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
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
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甘寧

新下雉兩縣後從攻晥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權密敕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

會酒酣統乃以刀舞甯起曰甯能雙戟舞蒙曰甯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甯將兵遂徙屯於半州甯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甯殺之故不即還後甯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甯甯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甯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甯甯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甯船笑呼之曰興霸老

毋待御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毋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傳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

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

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
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
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
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
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又從破晥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
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
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
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
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

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

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校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叙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踐璞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 徐盛傳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

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
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
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
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
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
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
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
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
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

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 潘璋傳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鬭死宋謙徐

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
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
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
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
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縣爲固陵郡拜
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
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
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
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
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

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
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
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
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
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
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
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

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 丁奉傳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内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虚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

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

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
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
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
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
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
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
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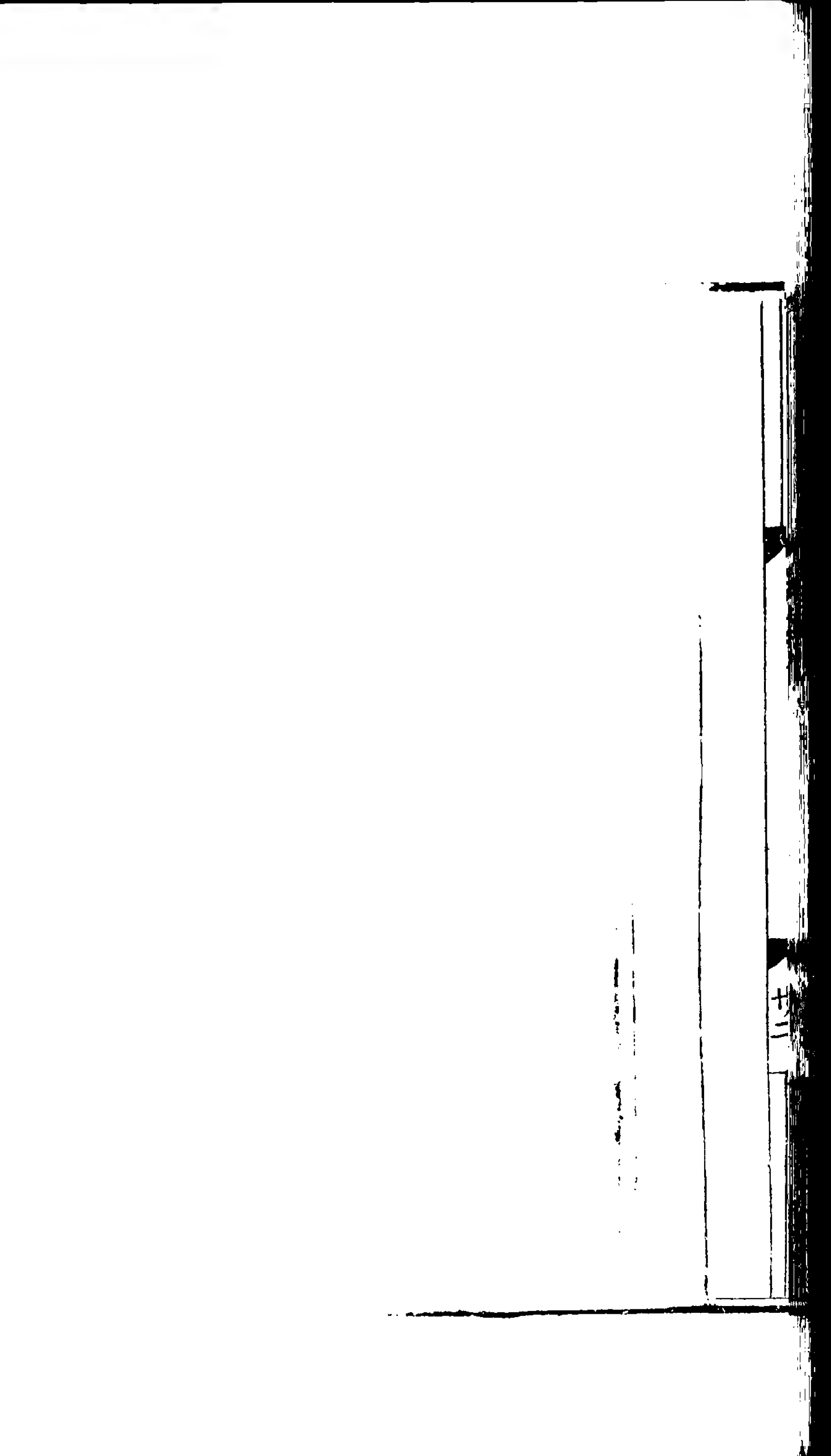
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
立孫晧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晧命奉
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搆而間
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
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
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毁之者
晧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
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
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

丁奉

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冑子名人比翼齊衡
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朱治傳　　吳書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

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巳在丹楊而策爲術
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搆嫌隙而
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
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
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
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
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
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
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
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

中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大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孫出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

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

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旣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 朱然傳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甞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然爲太守（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

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
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鎭江陵黃武元年劉備
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幷力拒備然
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
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
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
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
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
外斷絶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
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

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
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
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
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
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
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
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
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
舩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

朱然

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柤音加柤秋之柤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案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

赤烏五年年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

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
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
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
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
任權特復使然揔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
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
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
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
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
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

爲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
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
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
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
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
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
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
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

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使引兵及祖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

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見之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 呂範傳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乆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

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
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䟦涉辛
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
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
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
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江表
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
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
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
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
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
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褠着袴褶執鞭

詣閤下咨事白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偉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

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
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
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
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
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
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
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
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
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
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

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畯曰孤昔歎曾子敬比

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晙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晙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

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
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
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
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
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
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
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
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
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
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傳 子異附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飧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閒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没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

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
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
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
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
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
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
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
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
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别襲中洲中洲
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皐復爲
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别擊雕等桓
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
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
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
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晥城以迎
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

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阸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黄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

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盧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

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很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

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騄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
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
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
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
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
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
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
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

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幷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還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吳錄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

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 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嶽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

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爲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

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
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
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
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
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
平定三郡　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
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如聞其戰具甚少若不
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
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
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
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
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
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
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
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
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
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
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

人人黨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 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得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 案吳曆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 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

嗣王之命因令人告諭暠　會稽典録載翻説暠曰討逆明
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
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暠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爲功曹與本傳不
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
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
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
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
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
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
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

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
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
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
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
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
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兊下坎上節五爻
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
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

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
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
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于
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
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万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无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爲吳无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權既爲
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
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
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

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

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踈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氂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没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謡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絶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离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辯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

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馮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諝荀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

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絜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緥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今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晧即位遷司徒晧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侯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齓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

奉情過乎厚其行義躬篤皆此類也**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

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宮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罰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

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
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
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旣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
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
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
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
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
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
一致惠帝恭讓出則齊難衡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
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
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
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
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
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
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
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音三高其聰明大
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
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
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
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

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㪤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遥拜儁何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録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迫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国伊周処將相之

位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齓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奥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誉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

太守會稽典録曰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 陸績傳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礼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盧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

虞翻

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與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

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巳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声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躰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

皇風穆暢
士文改視

## 張溫傳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

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但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

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

張溫

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盡何如
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艷所
進退皆温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
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
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
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悉
内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
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

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還當親本
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
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
原專衒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姧心無所不爲
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温
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
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宫
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
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
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

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
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
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
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
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
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
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
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
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
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

張温

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
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彰大業固明朝之休
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
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
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義也君臣之義義
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
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
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
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
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

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

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
旣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
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
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
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殄勤臣是溫又契闊辭
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
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
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

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杜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哉

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

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 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婦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
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
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
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
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戸過
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
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
人别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

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以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

駱統

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蜀城民戶淩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

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
毋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
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
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
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
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
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
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

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

武七年卒

## 陸瑁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

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
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
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
貴汝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
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
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
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
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

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
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
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
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
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
害財貨并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
冦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
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
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古治遠忿以改規激

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
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
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
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
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
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事

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卒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帑中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驚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晧時爲選曹尚書吳録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 吾粲傳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録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

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槃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槃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槃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槃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槃募合人衆

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
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
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
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
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傳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
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
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
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

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
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
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
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
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
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
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

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録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晧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